

山茶花开

■ 李谨

寒冬腊月的清晨,家中阳台上那盆山茶花开了。满树的山茶花蕾,只是盛开一朵,花冠碗口般大,花瓣厚实,花色如少女红唇般,娇艳欲滴,足与牡丹媲美,真是独领风骚。

我种植的这株山茶花,从六月就开始孕育蓓蕾了,到寒冬腊月才绽放,待花期真长,为目睹它盛放的芳容,我真是望穿秋水了。

山茶花开,心情好。此时冬阳初升,阳光有点迷人,我随即用手机将它拍下,忽然心血来潮,随意题了一句诗:“炎炎夏日与君识,寒冬腊月展芳容。洗净铅华寻知音,芳心萌动醉花丛。”题诗毕,我将山茶花照片及题诗拼作一条微信,发给一写诗的文友,文友收后回复微信:“真美!好一句‘洗净铅华寻知音,芳心萌动醉花丛’,老李是个情感丰富之人。”

茶花的品种是繁多的,为了明确自己所种茶花的属类,我上网查找茶花识别图,确认了我所种茶花品名叫“太阳歌”,好动听雅致的花名。看着这灿烂盛开的太阳歌,我忽然想起古人唱吟山茶花的诗:“似有浓妆出绛纱,行充一道映朝霞。飘香送艳春多

少,犹见真红耐久花。”

自古以来,山茶花与梅、桃、虎刺、吉庆、枸杞、杜鹃花、翠柏、木瓜、腊梅、天竺、罗汉松、西府海棠、凤尾竹、紫薇、石榴、六月雪、栀子花组成了花中“十八学士”。古代“二十四番花信风”中,山茶花又是二候信应之花。

在色彩缤纷的花卉中,茶花姿态和色彩迷人,它独特的观赏性备受人们的青睐。现代著名作家邓拓在《可贵的山茶花》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山茶:“她的粉红色花瓣,又嫩又润,恍惚是脂粉凝成的。衬着绿油油的叶子,又厚又有光泽,好像是用碧玉雕成。”可见,茶花雍容华贵,自古以来不知吸引多少墨客骚人对它吟唱,单说宋代罢,陆游吟出山茶:“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惟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苏轼吟山茶更妙:“游蜂掠尽粉丝黄,落蕊犹收蜜露香。待得春风几枝在,年来杀菽有飞霜。”

一卉能熏一室香,一树茶花添美景。我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个舍不得离开故土的人。我生活在粤西小城,生活在小城也幸福。多年

前,我与妻子协力齐心,凭着勤劳,筑起自己的家。家中二楼有南北两个小阳台,共约十来平方,我喜欢在阳台上种满花草,闲时就伺候它们,浇水、施肥、修剪。阳台一年四季春意盎然,春天里有兰花迎春开,夏天里白玫瑰、红玫瑰争妍斗艳,秋天里一片黄灿灿的菊花点缀秋色,而进入冬季,夜来香或茉莉花幽幽地开放,阵阵幽香弥漫。现在,虽是寒冬腊月,又有一树山茶花盛开,再给居所添了几分美景,使自己的心情更加快乐起来。

烂漫的山茶,能在天寒地冻的腊月绽放吐蕊,恣意盛放,给人预告春天来临。待到桃李芬芳的春天,它定给我们带来浓浓春意,给生命带来无限的希望。山茶花历经岁月的沧桑,傲风雪寒霜而花姿丰盈。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花期很长,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一树茶花将次第开放。在茶花的缕缕微香中,在阳台上,我每天早晨怀着愉悦的好心情,吹着口哨儿给喂养的几只草龟喂食。草龟在盆水中欢快地游动,争相觅食,尽情戏水。我家阳台的风景更迷人了。

遣韵歌怀

■ 陈俊秀

五古·新元
又迎新阳起,
歌随晓风轻。
元亨酬万利,
旦暮集千荣。

七绝·临晓
高天残月已移西,
林障影如村涧堤。
欲借晨光逐风去,
停车再步梓乡蹊。

五律·梦意
五更圆素月,
梦觉意朦胧。
阑夕免闲戏,
开晨鹤逸翀。
桔成明艳果,
梅播暗香风。
岁晏催浮想,
非虚鸾向中。

五律·江畔遐思
沿江行大道,
遐想满怀襟。
水静鱼潜影,
风寒鸟隐音。
几园香雪秀?
众岭白云深。
地上迎年景,
百嘉南国林。

五律·腊月竹
凌寒存瘦节,
时挂月华帘。
未必松梅伴,
依然雨露沾。
老筠葱以郁,
新笋动还潜。
顺取从中箨,
题诗巧作签。

五律·观鹭
清溪开晓景,
鹭影入望频。
林表恬留足,
滩边逸现身。

转头梳雪羽,
游目觅银鳞。
禽鸟应无虑,
祛忧有几人?

七律·逝流
早霞微露寒更尽,
静伫江头望逝潮。
五十年前攀雅韵,
寻常日里尚清标。
鲤呈锦色须凭水,
路达遐方岂缺桥!
立岸巉岩千百态,
物存形性自然雕。

七律·聊遣
岁时弹指过深冬,
漫步晨光岂懒慵!
林麓绕株听鸟语,
江滩坐石觅鱼踪。
东彰日色红而艳,
西幻云形凤又龙。
难抵风霜催白发,
聊凭词理说雍容。

七律·仲冬溪岸行
残絮随风飘过眼,
诱人俯察水中鱼。
面冲寒气精神醒,
足踏晨光筋骨舒。
且借波声祛别虑,
复存物像美吾庐。
远流当是泉源浚,
两岸四时珍晏如。

注:晏如意为安定、安宁、恬适。

七律·禅意闲情
物换时新篱菊放,
菩提树则久经年。
撩云望鹤青峰顶,
坐石吟经碧涧边。
土净归凭尘化解,
行修脱却俗茶缠。
清寥丈室无多嗜,
最惜诗书是宿缘。

烛光里的年例饭

■ 李瑞明

年例大过年。

老爸决定今年不回乡下搞,在酒店请上两桌亲戚热闹一番。元宵节前一天,我们一大家族二十多口人浩浩荡荡地涌进了酒店。大堂里张灯结彩,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年味依然很浓。

我挽着从乡下出来的伯母,能感觉到她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伯母今年八十岁了,这是她第一次在酒店探年例。她不停地念叨着:“哎呀,这地方真气派,比咱们家堂屋大多了。”包间里摆着一张大大的圆桌,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餐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我们刚坐下,突然“啪”的一声,整个包间陷入了一片漆黑。

“怎么回事?”表弟的声音里带着惊慌。

“停电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包间里顿时骚动起来,我听见椅子挪

动的声音,还有小孩的哭声。

“大家别慌!”酒店经理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服务员已经去查看了,可能是修路把电缆挖断了,很快就会来电的。”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还是没有来。包间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叹气声。突然,表妹带着哭腔说:“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这可怎么办啊?”

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光亮了起来。是伯母!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老式手电筒,那是她平时晚上起夜用的。虽然只有昏黄的一束光,却让我们的心安定了几分。“我这儿有蜡烛!”酒店经理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一把红蜡烛。我们七手八脚地把蜡烛点上,包间里顿时充满了微弱的光芒。

烛光中,我看见了伯母慈祥的笑

容。她轻声说:“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连电灯都没有,每天晚上都是点着煤油灯吃饭。”“是啊。”老爸接过话,“那时候虽然穷,但是过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很开心热闹呢。”

渐渐地,包间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表弟开始讲他在学校里的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姑姑拿出了随身带的扑克牌,几个小辈围在一起玩起了游戏。烛光摇曳中,我拿起手机,录下了每个人欢声笑语的样子,老爸还学着年轻人比了一个可爱的“耶”。

不知过了多久,电终于来了。明亮的灯光重新照亮了包间,服务员也开始上菜了。我们却有些舍不得吹灭那些蜡烛。这顿特殊的年例饭,让我们感受到太多幸福和欢乐,将成为我最温暖的记忆。

时光匆匆

■ 张兴

很多年没去临街的小巷子溜达了,昨晚心血来潮,走进巷子,来到一个老伯的门前。一切无比陌生,却又带着熟悉的气息。

只见低矮的瓦屋里透出橙黄色的灯光,灯光下,老伯戴着老花眼镜,端坐在桌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手机。我走进屋,和老伯打招呼,问他老人家在看什么。老伯很热情,苍老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把手机递给我看。手机屏幕显示的是《三国演义》小说第六回。老伯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在手机上看小说很方便。

这时,我又想起小学读书时,我常经过老伯的门前。那时老伯还是个青年人,不知他从哪里借来一本厚厚的《三国演义》,也是在橙黄的灯光下,

端坐在桌前,看得津津有味。时光变迁,阅读的方式从纸质书籍变成了手机,但《三国演义》依然百看不厌,人老心不老!

我正沉浸于怀旧的思绪,老伯轻拍我的肩膀,将我拉回现实。我与老伯聊起了《三国演义》。老伯说,他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不仅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的忠诚和担当。我则告诉他,我最喜欢的是赵云,英勇无畏,一身正气。老伯听后哈哈大笑,说:“看来我们都是英雄主义者啊!”

当我告别老伯时,心中感慨万千。这条小巷,这个老伯,还有那本《三国演义》,仿佛是匆匆时光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记忆,也温暖了当下的时光。

这一年

■ 补天裂

这一年,奔波忙碌
日夜赶进度
然流年不利,收获甚微
该来的会来,该去的则去
但都微笑迎送
淡然观春花绽放

这一年,艰难竭蹶
聊以卒岁
但求耕耘,莫问收获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一路生花
远望盛夏火云如烧

这一年,筚路蓝缕
沐雨经风
风来听风,雨来洗尘
不避不躲,顺应自然
静待桂子飘落
再来拾花酿秋

这一年,时光已逝
岁月向晚
心怀远方,何惧迟暮
愿今年的遗憾,铺垫来年的惊喜
初心不改
欣赏寒梅傲雪



灵雀嗅春 周文静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